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

臣蕭子顯撰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並爲太祖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人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外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

不著韎爲治書御史蔡准所奏罰金二兩拜駙
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爲司空太尉二府
參軍安武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參舍兄藏
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參曰徐郎是
令僕人二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
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
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遣
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
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

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
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
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充
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
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
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
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
會王儉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
曹令史陳淑王昱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

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祖
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
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
繞蕢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
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王
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盧江何胤
掌知齊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
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遺
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
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
鬱賛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宗須
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以廢立
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
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即位加侍中中
軍大將軍定策勳進爵爲公增封二千戶給
班劒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
特詔與陳顯達三晏竝臨軒拜授北虜動詔
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物望

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領本州中正豫悉
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
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
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
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
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illegible]開府儀同三司孝
嗣聞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薄古人位登衮職
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
獲命正當角巾丘園侍罪家巷耳固讓不受

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
陌壇里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
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為論則賒
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
師費引既殆漕運艱澀聚粮待敵每若不周利
害之基莫此為急臣北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
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湯不脩咸成茂草平原
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

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爲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令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增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

略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柘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遥光反衆情遑惑見孝嗣入宮內乃安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親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准有膽力領軍隷孝嗣陳

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
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
有此懷終不能決群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
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
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
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
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代垂戒後昆
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
鉉匡翼之誠無聞諂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

祕書郎以慶之勳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
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
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祖東曹掾遷中書郎
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
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
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
季爲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
司馬褚炘平爲[illegible]將軍[illegible]王太尉長史出
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

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爲
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
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
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
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
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
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
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
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

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
之先爲景和衙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
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
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
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
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
千二百戶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
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
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

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
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
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
文季當今將略足要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
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
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
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
會文季與淵立喜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
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
章王嶷又解之曰此啓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
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
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爲[illegible]
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illegible]
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
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
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二年
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

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
寓之向冨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
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
主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
赴救禹之遂陷冨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illegible]
孔矜王萬歲張縣等配以器仗將吏白防衛
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越嶠寓
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帶隊主張
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湖登岸
焚郭邑虜棄縣走文季又遣吳喜興海臨海
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臨海官令蕭元蔚諸
暨令陵琚之並逃走餘杭令琰戰敗乃奔是
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為天子
宮縣解為太子宮弟紹之為揚州刺史錢塘富
人柯隆為尚書僕射中書令人領太官令獻鋌
數千口為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
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
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

貞正果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馬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治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稍至今諸將送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群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斬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令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臨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爲百劫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故是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

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
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
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
稽所領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
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
近服昧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謀
因承之揔任是尸消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
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
諱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

文季視事如故諱等結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
諱文季原文季固讓會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
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
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
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
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簊及彈棊簊用五子
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
轉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

爲府降昌元年復爲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
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
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
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
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戶尚
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
琊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
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遥昌嬰
城固守數遣經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

領兵往援詔文季入城並游兵一聽出洞開城
門嚴左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
爲千九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
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
加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遥光反其夜
遣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
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衞宮城戎服
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
慮欲與文季紛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

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佐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見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謚忠憲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末爲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永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郎南郡王友學華選以昭略爲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昭略建武世嘗酒酣與謝瀹善　累遷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起兵東府執昭略於城內昭略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

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之信矣屯田之略實重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壇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飢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歲有餘粮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淩風泙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待商孝嗣當蹙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議殆爲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摽有容有業可以立朝
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爲舟等溺在運同消

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南齊書四十五

臣蕭　子顯　撰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遥光　遥昌　遥欣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

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爲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爲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即位以永陽王子珉

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世祖第二十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封謚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謚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遥光嗣

遥光字元暉生有躄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世祖諫乃以遥光襲爵初爲員外郎轉給事郎太孫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内史不拜高宗輔政遥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賛隆昌元年除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内頻五除並不拜是時高宗欲即位誅賞諸事唯遥光共謀議建武元年以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遥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幰車鼓吹遥光好吏事稱爲分明頗多慘害兄弟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賓門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

誅殺上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
遥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
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遥光數入侍疾帝
漸甚河東王鉉等士王一夕見殺遥光意也帝
崩遺詔加遥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
班劒二千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遥光既輔
政見少主即位潛與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遥
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遥光當據東
府號令使遥欣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遥欣

病死江祏被誅東昏侯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
遥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
先是遥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遥光弟
遥昌先平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遥光及遥欣喪
還葬武進停東府前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
江祏後慮遥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
喻旨遥光慮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州
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指趣
也遥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沨及諸僧楚欲以討劉

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便至勸遥光令率城内兵夜攻臺襲軍蔡燒城門公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得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遥光戎服出聽事停輦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遥光不肯望臺内自有變至日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遥光曰逆從之數昭然有徵干紀亂常刑茲罔赦蕭遥光宗室蚩庸才行鄙薄緹裾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恩加猶子禮絶帝體寵越皇孟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閨闥爽闊踰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話言在耳德音猶存侮蔑天明罔畏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内犯竊發京畿自古巨釁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遥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

殺軍上桑天愛初遥光起兵問諮議參軍蕭暢
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
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
[illegible]門出戰因弃矟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遥光大
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
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遥光還小齋帳中著
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
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值等先入遥
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閤入於
暗中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遥光未敗一夕城
内皆夢羣虵緣城四出各各共說之咸以爲異
臺軍入城焚燒屋宇是盡遥光府佐司馬端爲
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
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擣殺之
劉渢遁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内人渢南陽
人事繼母有孝行弟溓事渢亦謹詔斂葬遥光
屍原其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

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遥欣字重曛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遥
欣繼爲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
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遥欣爲持節督
兖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兖州刺史仍爲督豫
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
封閩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深南北
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荆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

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
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王廢立有其例不慶遠
日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主
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
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臣固請爰立明
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
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
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
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

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外清階外典方
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亂盈朝實唯文母
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孑遺卿言美而乖實未之
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
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
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
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美
無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慶

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蹈不和則二國
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來
爲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
亦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多雜果文
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
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曰
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
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
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豈自立爲君當復得

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內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遥昌求泰元年卒上愛遥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爲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論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爲秘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遷侍中世祖即位遷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爲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五年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常侍如

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戶子寶晊嗣爲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晊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宵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晊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寶晊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晊在城內東昏廢寶晊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送首詣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晊爲太常寶晊不自

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胙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胤貞興子孫並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列傳第二十六　南齊書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南齊書四十六

臣蕭子顯　撰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禄大夫秀之幼

時裕愛其風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
爲菴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
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爲
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
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
出爲晉平太守至郡朞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
俸常充吾岌貧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
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還爲安成王驃
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
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鎮西長史南郡
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既封王秀之遷爲司馬河
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
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荊州立學以秀之
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黃
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即位
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
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
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

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責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内史州西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既刋干易慢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脩高世之績將何隅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荅書題久之以

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荅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滮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貽離故薦貧者之贈至潁川人豫章王疑爲荆州時平獻書令減損奎麗豫章王陵敎酬荅尚書令王儉當世平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請罪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脩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二論曰傳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常候之舜

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爲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衛軍掾孔逭亦抗直著三吳決録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慈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須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綱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篆號謚聿宣載籍篇

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
榜誌諱字懸霞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
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
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
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
仁無二之貴黃沖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
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嘉見似而流涕感循
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扃禁欽
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

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第無益於
匪躬直日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
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
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
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
也太常承王僧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
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
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
文僧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

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
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
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
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興之或廢
尊稱雖崔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
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
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
行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
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

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寇
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卿
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
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
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左長史高
宗爲録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屐
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昌言
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
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

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眞元嘉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眞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illegible]宰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表林亦奢儉慧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閤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曄

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
府參軍沛國劉瑱同從述職行至吳璡謂人曰
吾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
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
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
參軍安陸侯緬爲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
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
冠軍録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
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

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
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
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
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
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
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
郡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
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
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

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
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
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
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
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
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
獨行未嘗與語常遣左若單景儁以事詣問
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
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
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矩小乃止出輔國將
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
州事入為王兵尚書揚州事崔惠景事平領
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
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
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
尤清直永明六年為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
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

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六倍盈縮相乘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即啓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儆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提屢致膠溺濟急利物其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

達其本各務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祝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之從豐良田饑棘或徵化貫殆還拯親累或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摧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

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
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誥便百方侵苦爲
公賈怨元懿景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
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
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
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勤
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
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

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
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
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
千者殆將居半刻叉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
者多是土人復除其貧[illegible]者悉皆露戶役民三
五屬官蓋惟分　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
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
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蘖互起聲蟲事施而農
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

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具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四伍流離道路日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哀不簡則疑其有巧欲間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

乃囊漏不出貯中庶

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宋之寇擾公私殘盡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郵吳興步檐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堉土事在可循餘弊誠宜改張沿元懿今啓敢陳管見世

祖謙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兖州事籤典咨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黃門郎吏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內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內史除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

開降而益州士人反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勳簿競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爲武陵內史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齊基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

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即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還爲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父疾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五年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設樂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闕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

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
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
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
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
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
抗品棊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
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
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為善士
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休

永明四年為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
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
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
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侵私邪吾欲分受之也
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為徐州刺史鬱
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
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貞謂城中曰聖上方脩
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答曰獫狁孔熾
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

兵校尉封建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
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
云惠休事神謹欲得差遷三年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
之復加序用永明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
南兗州事典籤何益孫贓罪百萬棄市惠朗坐
免官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
過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
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
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夫閥王秀之世守家風不
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賛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己伯寶世族榮家爲美
約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自亮斯焉君子惠基
惠和時之選士

列傳第二十七　　南齊書四十六